



# 不该

□ 赵晏彪

长城对中国人来说，不仅是一段城垣，她是屹立于华夏大地上的英雄碑。

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，此诗句令中国人自豪，然而长城浩大工程的修建，竟由一位女性慷慨捐助而成。这位伟大的女性是谁？秘密揭开的一瞬，令我慨叹：岂能让这伟大女性永久沉睡于历史尘埃？

这位曾捐巨资助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“千古女杰”，非常人，是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一位女企业家，是秦始皇称为“贞妇”的巴寡妇清。

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，有这样一段描述：“清，寡妇也，能守其业，用财自卫，不见侵犯，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，为筑女怀清台。”意思是：重庆地区的巴寡妇清，她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，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，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。清是个寡妇，能守住先人的家业，用钱财来保护自己，不被别人侵犯。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，还为她修筑了怀清台。

从《史记》中可以看出端倪，在秦始皇心目中，巴寡妇清的分量超出了当时所有的女性。从目前已知的史料记载看，秦始皇生前对女性给予如此高的评价，仅此一例。

2016年的秋日，在重庆市黔江区参加一项文学活动时，第一次听到了关于“巴寡妇清”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。

那日的黔江濛濛细雨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余位作家，正在参加“多民族作家写黔江”活动。黔江区委书记余长明在致欢迎辞时提到，曾捐献巨资帮助秦始皇修筑过万里长城的巴寡妇清，就是黔江人。重庆地区居然有如此标志性人

物，且有襄助秦始皇修筑长城之壮举。那一刻，巴寡妇清的名字以及那段久远的传奇故事，沁入脑海，令我有追根求源的冲动。

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，我得知黔江区文联副主席石邦科对巴寡妇清的故事颇有研究。以前曾任黔江区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的他，谈及巴寡妇清，颇有见地：

石邦科将他所研究的成果向我一一道来。“巴寡妇清，姓清，因生活在巴蜀之地，被称为巴清。又因年轻时守寡，终生未再改嫁，被尊称寡妇。因此，巴清又称巴寡妇清。

“巴寡妇清乃秦朝时国字号的人物，为大秦帝国的建设、国家的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秦始皇伐楚，巴寡妇清不但同意借道，而且在粮草、食盐、武器、兵员等全方位提供支援和保障，为秦打败楚国、统一中国立下盖世功勋。其次，大秦帝国三大‘国字号工程’均离不开巴寡妇清的支持，修建阿房宫、秦始皇帝陵时输送源源不断的优质木材金丝楠木，在修筑万里长城时捐献巨款，为秦始皇帝陵提供上百吨水银。历史应当还巴寡妇清应有的地位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‘军功章’上应当有巴寡妇清的一份，她无愧于‘伟大女性’、‘千古女杰’的称号！”

如此之高的评价，令我惊讶。这样的奇女子居然传之不远更令我困惑。

傍晚散步，黔江作协主席钟天珑与我再次谈起这位千古女杰巴寡妇清。“我知道有许多地区都在争夺巴寡妇清的出生地、丈夫的家乡，甚至有的说她是土家族、苗族，还有的说是仡佬族。”钟天珑笑着说，“让耀古之人还能耀今，今人要以古人为楷模。巴寡妇清捐助长城是何等善举，今人应以为国牺牲、为民贡献、大公无私或者少其私为己任，而不是争名分，抢故里，见利忘义。”天珑兄之言声音

做嫁妆，作为女儿走进夫家用来敬奉公公婆婆等长辈的第一杯茶。那一粒粒精选出来被封存好陈的陈年老铁，都封存着一个家族对晚辈的心愿，还有诸多的恩慈。这样经过“时间”洗礼后的茶，不但味道甘醇古雅，还深具一层时光的意义，它们像沉稳、睿智、豁达的老者，充满对万事万物的包容，象征着一个女孩成长的过程：由天真、稚嫩走向成熟、圆满的人生。

在闽南有着这样的一个习俗：女孩出嫁当天在婚宴结束后，新娘要给公公婆婆等长辈敬茶，这茶不是普普通通的茶，而是结婚当天，新娘在随身带的“女儿茶”里放进红糖的甜茶。奶奶出嫁那年，伴随她走进陈家的还有那一罐“女儿茶”。

从奶奶跨进陈家的那一天起，封存“女儿茶”便成了陈家的家规。奶奶常说：“铁观音这种神奇的树叶，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。而被时间封存下来的陈年铁观音更是印在戴云山脉的星星，她眨着一双干净的眼睛看着我们，守护着这山山水水。”在奶奶的熏陶下，陈家每年都会精选一些上等好茶封存起来。特别是家里有女孩出生的那年，封存“女儿茶”便是家里的头等大事。

学会炒“蜜茶”和“盐米茶”是陈家女儿出嫁前一天必修课。遍地绿意的茶园，一株株茶树变得干干净净。我抬头仰望的天空，蓝得清凌凌，蓝得醉人。我听见有人扯动乡间的风铃，吹红怀旧的灶膛，我看见故事在这株铁观音叶脉上生动易感的画面。

“丫头，我们先来炒盐米茶，你看好了。”奶奶一脸严肃地说，生怕我学得不

# 忘却

虽小，却字字句句入心入脑，也更增加了我探寻这位“千古女杰”的好奇心。

的确，一位远在崇山峻岭的巴寡妇清，怎么会得到千古一帝秦始皇的最高礼遇？好奇、困惑，令我义无反顾地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。

司马迁的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富豪榜”，其中与巴寡妇清并列的，仅有范蠡、子贡、白圭、猗顿、郭纵、乌氏倮6位历史人物。秦朝重农抑商，女性地位也不高。但作为一个女性商人，巴寡妇清的经历实属异数。司马迁立传有一个标准，如《太史公自序》中所说：“那些仗义而行，英武不羁，抓住时机让生命闪光，能立下功业成为全社会传颂的名人，我写了七十篇列传。”巴寡妇清传虽然只有76个字，其意义甚大。

历史的风烟早已冲淡了远古的记忆，巴寡妇清就像只是被人传颂的神话般缥缈。她出身豪族，少年时跟父亲学习诗书，因为相貌与气质出众，嫁给了当地一位青年企业家。不幸的是，事业有成的丈夫英年早逝，巴清不顾世俗偏见，毅然挺身主持起丈夫留下的偌大家业，继续着当时勃勃兴起的开采炼丹业。

有记载说，秦始皇少年时曾被巴寡妇清所救，从此一生都与巴寡妇清在感情上纠缠不清。他性格偏执，对自己生母赵姬恨之入骨，因其母放荡，演变出一场宫廷政变，他心理厌恶男女的不贞行为。他将一腔爱与恨的感情转移到巴寡妇清的身上，他觉得巴寡妇清恪守妇道，才是自己心目中理想母亲的形象、中国贞妇形象。况且她是富可敌国的女商人，深谙炼丹之术，使妄想长生不老的秦始皇被她深深吸引。无论秦始皇如何专制残暴，但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有着人类共同的脆弱感情，他心里永远记挂着巴寡妇清。巴寡妇清死后，秦始皇为其建筑了一个怀念她的亭台——怀清台。

站在黔江的八面山上，眺望风景无限。旭日东升，白云如一条哈达围绕在山腰，如诗如梦。在这样的情境画卷里，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这样的场景：年轻美貌的巴寡妇清，强忍丧夫之痛，一心学艺，不分寒冬酷暑。她钻丹穴，进高炉，架锅添柴，事事亲为，经多方讨教，很快掌握了朱砂冶炼提取水银的“核心技术”。

“这个貌似娇柔女子竟然做成了大事！”身边的石邦科对我说，黔江地区本

认真。生火热锅，锅热了后，她伸手抓了一把日常煮饭的白米放入，再抓一把封存存多年陈年铁观音茶叶放入，在热锅中不断翻炒，炒到米变得焦黄，空气里有淡淡的炒米香及幽幽的沉香，再撒入食盐，最后加入热水煮上一碗香香的铁观音盐米茶。

“丫头，吃坏肚子时，就这样炒上一碗盐米茶喝，就不用找医生。若是肚子胀气了，不舒服，就炒上一碗蜜茶喝……”。锅里传来“噗嗤噗嗤”的声音，空气里多了甜甜的味道，奶奶教完我炒盐米茶，又倒入蜂蜜，加入茶叶、陈皮，开始教我炒蜜茶。“丫头，炒蜜茶要费点时间，要不停翻炒，直到茶叶和蜂蜜完全融合。可以用手一抓，蜂蜜不粘手，这个蜜茶就算是炒好了。”奶奶教我炒起盐米茶和蜜茶一点也不含糊。

这个奶奶教我炒盐米茶、蜜茶的午后，变成了一枚最饱满的果实，由奶奶的手传递到我的手，成为家族里世世代代人生命的延续，情感的皈依。

茶滋养着我。用陈年老铁作原料，奶奶制作的陈家独有的盐米茶、蜜茶伴随我成长，让我童年里免去肚子不舒服或中暑时吃药的痛苦。而今我自己做了妈妈，女儿肚子不舒服时，我常如法炮制盐米茶、蜜茶给孩子喝。

“今年吃甜甜，明年生后生”“新娘娶到后，家财年年富”“今年娶媳妇，明年起大厝”“新娘生水真命好，内家外家好名声”“姑拿甜茶来相请，让你金银整大车”……走进夫家敬奉茶叶的那天，听着来自长辈的声声祝愿，我恍然明白奶奶常说的那一句话：那每一粒历经

# 的女人

就是崇山峻岭居多，要想将丹砂送往咸阳、长安、中原地区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尤其是成品水银更不宜搬运，往往是生产一斤漏掉八两。物流不畅一直是制约巴国丹砂业发展的“老大难”。据说巴寡妇清一日也是登上这八面山，她高山远眺，几艘忙着装卸货的小渔船让她灵感一动。“何不将采集与冶炼分开进行，缩短水银的运输半径、降低成本？”于是她将冶炼点搬到东西南北的临江高地，冶炼地与丹穴间采取原料供给，冶炼好的水银顺江而下往东供给长江下游市场，或行至巫山罗门峡口，再北上出川进入秦岭古道……

黔江的风景的确很美，黔江地区的古女子的确奇。作为女实业家、女慈善家，于历史长河的两千余年中，定不会只有巴寡妇清一人，但历史的机遇让巴寡妇清头顶二个光环：女性寡妇实业家，唯一得遇大史学家留名青史，唯一受到皇帝尊礼。这两顶唯一的光环铸就了巴寡妇清是重庆地区人民的骄傲，是提升重庆地区、黔江区知名度的一张不朽的名片。

告别黔江回到北京，我专程拜谒了八达岭长城。站在巍峨的长城之上，想起两件颇具趣味的事：同在一个时代的两个女人，一个是巴寡妇清，要帮助皇帝筑起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；另一个是孟姜女，却想用眼泪来冲倒这“万恶”的长城。同为女人，两种想法，同为记载，两种结果；同为文学，一个是历史，一个是传说。

徘徊于长城上，放眼大好山河，抚摸着因防止北方民族入侵而修筑的伟大工事，我想起了清朝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龚自珍曾经记载过另外一个故事。一次在龚自珍路过长城的时候，在马上与对面的胡儿(蒙古族族人)碰面，两人开着玩笑就打马而过了。龚自珍不由地感叹到，如果不是大清朝实现了天下一家的理想，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怎么可能出现呢？龚自珍所流露的情感是：天下一统、各民族安定繁荣的大清盛世无比珍贵。

长城上的大风呼呼，让我感到站在长城上有些飘忽和渺小。我想起了黔江的八面山，想到了大秦王朝的一个伟大女人的身影。遥想当年，她站在秦始皇的身边，仰望着正在修筑中的万里长城，可曾想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，会有人站在长城上想起她的事迹？

呜呼！长城，千年傲立你只镂刻了秦始皇的暴政。

呜呼！历史，千秋万代竟忽略了巴清的善举功德。

呜呼！文学，千百年来是否如司马《史记》之记善录恶？

面风而立，几句诗流了出来……拂去岁月一尘埃，女杰豪气应膜拜。捐助长城古来稀，神州多铸英台台。

时间沉淀下来的老铁，都是印在山脊里的星星，守护着一辈又一辈的人。无独有偶，结婚敬奉长辈喝茶的那天，夫家的当家祖母也拿出一坛用陶罐封存起来的陈年老铁，在我敬奉完茶后开启这个别具“时间分量”的陈年茶，告诉晚辈生活如同老茶这般简单，无需经过任何矫揉造作或艺术的加工，只要简简单单的、朴朴素素的样子，由时间的沉淀就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。原来，世代从事茶叶经营的夫家，从父辈开始也会每年留下一些最好的茶叶密封起来，在家族有重要的日子开启有时分量的茶与大家一起分享。

丫头的琴声在8点准时响起，我捧着一杯刚刚冲泡的陈年老铁，看着透明的液体慢慢变成红褐色，红而透明有光泽，像琥珀让人动情。那干枯被压扁的叶子在水里缓缓地伸展，慢慢变得饱满平滑，呈现出它的本色，变成了一颗颗又亮又圆的星星。

曾经的海声动天，碧血丹心，曾经的侠骨柔，醉花眠，归于沉寂和平静。一场薄薄的夜雾，悄悄地来临，轻轻地散去，隐于永恒的虚无。至情至性的痴男怨女或怀怀激烈，或荡气回肠，或凄婉哀伤，或痛断肝肠，他们留下的一切，总在无边的大海翻卷不息的浪花；爱恨情仇的旖旎涟漪，总是在每一个不经意的时刻，扣人心弦；浪漫、多情与缠绵，雄浑、柔弱与忧郁，超越衰轰烈烈的现代风，总会有一种感动拂过颤抖的心灵。

滚滚波涛，将过去吞没。青澳的海角，埋藏了无数财富的秘密。海面捕鱼，船底会触到海中房屋的飞筑。“南澳1号”出水的瓷器满是明朝人绘画的麒麟、牡丹、仕女、书生与花草。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，句号由沉船打捞者完成。打捞沉睡的文明，翻开阴影下厚厚的页面，检点祖传的遗产。

天空和海洋的广袤蔚蓝里，有多少未知，就有多少探索。

海是摇篮。鼓满的风帆，在梦中悬垂斜挂，还有蓝色的海葵和树林周围的波浪，还有鸟在空中避开一叶落花，鱼在水下绕过几丛水藻。摘下一个个透明的果实，等待鲸鱼喷出的花的藤蔓。

别了，南澳！我会再来，远不止是来看海、听涛、怀古、幽思，而是走进你宏阔的自然之门，以为之回归自然的象征，安顿我总是难以宁静的灵魂。

南澳，粤东重镇汕头的离岛，以一百六十海里的距离与台湾高雄隔海相望。

南澳桥，汕头母亲捻出的丝线，细细弯弯飘过二十里海面，蜿蜒在大海的万顷碧波上，牵起在海中嬉戏的南澳岛，抚摸丝绸一样柔软的波涛，把婉约的诗意悠悠注入温玉般的起起伏伏。

一头是现代的繁华，一头是古典的淳朴，从一首诗到另一首诗不是终点，每一片在我们眼前的闪光都是海的歌唱。如果长桥是一个梦，我想终点一定是天堂；如果梦是一双翅膀，我们正在飞越彩虹，听唐朝的诗人指点海天的星星：安得五彩虹，驾天作长桥。仙人如爱我，举手来相招。（李白《焦山望松寥山》）

南澳湾海滩上的“自然之门”，是北回归线的标志。穿过撒哈拉沙漠，阿拉伯沙漠，塔尔沙漠，墨西哥沙漠……北回归线，地球上北温带与热带的分界，从“回归沙漠带”来到林木繁茂的“回归绿带”。

“自然之门”上的球体，3.21米的半径，对应春分3月21日；6.22米的悬臂，对应夏至6月22日；12.22米从底座到球体的高度，对应冬至12月22日；两边门柱倾斜的角度正好对应北纬23.50。每年夏至正午，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，日影将穿过圆球中心圆管，投射地台中央。

思想绕着时间的中轴，驶向北纬23° 26′的纬线圈。在极亮的光谱中，建构起思维的支架，随风速均匀运动的钟摆昼夜循环。感觉焕然一新。想要立即启程，向明天漂流。沿着迤邐的道路和迤邐的河流，诠释回归的意义。被季节唤醒，在北回归途中，唱起儿时的歌谣，撑起弦月弧形的帆。让阳光拉长身影，让所有人听到快乐的抑或是感伤的歌。

铁锚，海边的标志物，铿锵的留存。铁锚收起铁链的绳索，停止了行走。腾空の意志寻找一座模具，黑色铁锚的雕塑，该是南澳的灵魂。海洋，接近天穹，带给星辰火焰。天庭下游移着雷霆和风暴。无法望见故乡，必须将命运交给驭手。巨浪掠过四季，激起一片片洁白的浪花，发出一阵阵铁链的喧哗。一个盼望出发，一个盼望到达，到达是为了下次出发。谁能遗忘铁锚和缆绳？一种文化的符号，不会随时光流逝。

澳前村的三口宋井，各名龙、虎、马。龙井、虎井随帝王和大臣埋没，唯士兵饮用的马井至今尤甜。回忆像井水，充满冰凉的寓意。海洋

## 南澳：

## 自然之门

□ 陈世旭

像雨水那样迁徙，历史却已成定局。宋末那场黑色的风暴烟消云散，云盖寺铁城早已无迹可寻，太子楼藏金只能是一个可笑的说传，暴露愚蠢的贪婪。末路王朝难以想象的薄暮，在井水里凝结。阴郁的岁月分崩离析，死亡使悲痛失去了浮华。如果还知道耻辱，一个暗淡的威权便只能让人沉思。甘泉是大自然的怜悯，与“潮书宋韵”无涉。

总兵府，老旧的重门掩息了金戈铁马、刀光剑影；凝噎了慷慨悲歌，筹光交错；不见了怅然离别，黯然销魂。春去春来，花谢花开，水质的花朵原是易逝的光阴。昔日的森严府第，静默的花絮纷飞，点点打在脸上。

沿着时光的隧道穿越茫茫烟波，感叹一场场悲欢离合。商贾海上互市；盗贼劫船越货；威继光灭海盗；郑成功夺台湾；大洋林立的檣桅，蔽日遮天；帐中肃穆的红烛，映照甲板的寒光。忽然间的呼喊，惊醒了酣梦。顷刻间四面乱箭如麻，熊熊的大火，吞没了鸣锣。云气浑浊的苍白中，掀起了了一片血红。长矛刺破了谁的铠甲？弯刀割断了谁的咽喉？月亮被捆绑在树冠，战火燃尽了黑夜。太阳穿过重重黑云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倒下。旌旗破碎，剑鞘残断，指尖滴血。海风呼啸哪可度，孤岛苍茫更何有？杀气一夜作阵云，相看白刃血纷纷。

曾经的海声动天，碧血丹心，曾经的侠骨柔，醉花眠，归于沉寂和平静。一场薄薄的夜雾，悄悄地来临，轻轻地散去，隐于永恒的虚无。至情至性的痴男怨女或怀怀激烈，或荡气回肠，或凄婉哀伤，或痛断肝肠，他们留下的一切，总在无边的大海翻卷不息的浪花；爱恨情仇的旖旎涟漪，总是在每一个不经意的时刻，扣人心弦；浪漫、多情与缠绵，雄浑、柔弱与忧郁，超越衰轰烈烈的现代风，总会有一种感动拂过颤抖的心灵。

滚滚波涛，将过去吞没。青澳的海角，埋藏了无数财富的秘密。海面捕鱼，船底会触到海中房屋的飞筑。“南澳1号”出水的瓷器满是明朝人绘画的麒麟、牡丹、仕女、书生与花草。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，句号由沉船打捞者完成。打捞沉睡的文明，翻开阴影下厚厚的页面，检点祖传的遗产。

天空和海洋的广袤蔚蓝里，有多少未知，就有多少探索。

海是摇篮。鼓满的风帆，在梦中悬垂斜挂，还有蓝色的海葵和树林周围的波浪，还有鸟在空中避开一叶落花，鱼在水下绕过几丛水藻。摘下一个个透明的果实，等待鲸鱼喷出的花的藤蔓。

别了，南澳！我会再来，远不止是来看海、听涛、怀古、幽思，而是走进你宏阔的自然之门，以为之回归自然的象征，安顿我总是难以宁静的灵魂。

